



香港主權移交慶典現場，這一刻，誰不激動！

# 重返回歸日

打開黃花梨木書櫃，一排排直豎的書前，正面擺放着一塊長方形的金牌，厚重的實木上，是金光燦燦的行草書法，刻印着：「感謝您對香港回歸所做奉獻」。這是報館在九七回歸後送給每名員工的紀念品。

拉開緊鎖的抽屜，一張張橫七豎八的，是證件也是見證。多年來任職記者的記者證、採訪卡，已填得擁擠，翻來覆去，啊！是它！粉藍底色，有我傻兮兮的證件相，「1997」字樣上有「香港」二字，然後簡單地寫着我的姓名、報館名稱等資料，還有防偽鐳射記認。這是報館在回歸前，為了方便派遣採訪各項官方活動，要求每一位記者都向特區政府申請的記者證。

## 那個晚上 激動人心

回歸十五周年了，回憶，總是不受控制地，不由自主地跳回一九九七年的回歸日。向資料室借來九七年七月一日的大公報，微微泛黃厚厚的一疊，一頁、一頁……，翻出了最激動人心的那個晚上。「回歸了！開新篇！」當日的頭版頭條標題。

「【本報訊】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零時零分零秒，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專為中英政權交接儀式新建的大堂裡，英國的米字旗和港英旗於六月三十日夜二十四時最後時刻落下之後，中國的五星紅旗與特區區旗升起到杆頂飄揚。壓在中國肩頭一百五十餘年的奇恥大辱，此刻，在整個世界的注目下得以消雪。香港終於重回中國的懷抱。……」

「【本報訊】舉世矚目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暨特區政府宣誓就職儀式，今日凌晨一時三十分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新翼舉行。中共中央總書記、國家主席江澤民代表中央政府宣布香港特別行政區正式成立。隨後行政長官董建華以及特區主要官員、行政

會議等成員宣誓就職，標誌着香港進入「一國兩制」、「港人治港」和高度自治的新紀元。……」

在米字旗徐徐降下，五星紅旗與特區區旗如旭日般冉冉升起時，我在哪？我記得，我和許多同事都在報館，聚在電視機前觀看，大家都沒有出聲，每個熱血沸騰的心，凝聚成一個洪爐，把整個報館都熏得火燙。那時候在報館任職只有兩年，滿心盼望着採訪回歸活動，儘管九七年六月三十日的工作，是在報館內幫忙「炒稿」、接電話及撰稿。不過，我志在參與，不問崗位，依然雀躍歡喜，畢竟有機會投入香港回歸祖國的工作，跟大夥兒齊來記錄歷史新的版面，已是新聞工作者難得的機遇。

## 大街小巷 恍如過年

丟開平日各自成版的慣例，那天我們化零為整，大家把桌子拼在一起，成為一大張桌子，所有同事，無論高低級別都圍坐在一起工作。在上司的指示下，我們要隨時撥打電話訪問，記錄前線記者匯報的最新消息，寫成新聞稿，並且幫忙編輯起題。

邁開蹦跳的步伐，上班的時候，我刻意修飾，湊熱鬧穿上一件粉紅色中國式對襟企領繡花恤衫，紅色花裙，同事們一見我由頭「紅」到尾，就打趣道：像過年兒似的喜氣洋洋，有些甚至說：「恭喜發財！」我就回敬：「利是拉來！」

事實上，港人對回歸的興奮，未到交接儀式已瀰漫於大街小巷，熱鬧程度真的就像過年，還有聖誕、元旦、中秋……的總和。上班時，推開二樓那兩扇彈簧老木門，走進熟悉擠迫的報館，那時位於舊區灣仔，坐在辦公桌可聽到電車的「叮叮」聲，那天卻可以間中聽到街上人們狂烈的歡呼聲。

再掀過前一頁報道，是英國人垂頭喪氣地走人。說也奇怪，六月三十日由下午到晚上，一直下雨。報道這樣寫：「【本報訊】雖然下着毛毛雨，但相信香港沒幾個人會生出絲兒離情別緒。下午四點二十分，在港督府花園草坪上舉行了向彭定康告別的儀式，奏響了移交儀式的序曲。……英國結束殖民統治，告別儀式在添馬艦舉行。港督彭定康夫婦，在英國查爾斯王子、首相貝理雅夫婦、外相郭偉邦、戴卓爾夫人，以及港府布政司陳方安生、財政司曾蔭權陪同下，晚上六時十五分抵達添馬艦參加儀式。在大雨之下，……在舞龍表演及香港兒童合唱團表演過後，彭定康發表告別演詞。……」

## 英國撤離 最後計時

這篇老記者盛北星筆墨下的《餘暉盡矣》寫得傳神：「日出一日落，天行有常，但香港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的日落，卻絕不尋常。這是中華民族百年期盼的日落，是香港市民欣然面對的日落，也是英國結束在港統治，『日不落帝國』在亞洲的終極日落。近日本港的天氣，就像莎士比亞筆下的英格蘭：時而陽光撒滿大地，時而烏雲奪去一切。而今天的連場大雨，似乎專為英國的撤離而來。撤出香港的最後倒計時，從下午四時十五分港督一家離開港督府開始。」

雨，是你們的傷感之淚，是我們喜極而泣之淚。當人們自發到新界、到軍營迎接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進駐，車上筆挺嚴整的隊列，與在路旁揮着旗幟撐着各種色彩的雨傘，影影綽綽或跳或跑的市民，就如雨中的一道彩虹，把陰霾驅散。更有市民在雨中把「文明之師」的牌匾遞送給卡車上的解放軍，這牌匾，就是大家心中的「太陽」。

「【本報訊】今日清晨，四千多名解放軍駐香港主力部隊分別經過落馬洲、文錦渡及沙頭角進入香港，本港各界人士逾萬人分別在上水馬會道、九龍加士居道及港島赤柱大街列隊夾道歡迎。……」

攤開印着綠色格子，那帶點米黃的原稿紙，我把前線記者傳來的最新消息，在紙上快速運筆，似在跳舞。那時候尚未使用電腦打字，每一篇稿，都要手握筆桿寫。我告訴自己，別看輕這份工作。聽同事報告時要錄得快、記得準，寫文章時也要快而精。有時一篇未寫好，另一個電話又響起，有時同事走開了，其桌上的電話響起時，我也要幫忙接聽，不能讓前線同事乾着急。環顧報館，個個都忙而不亂，有的在聽電話，有的在揮筆，有的在看電視直播，大家都似乎能一心多用，工作之餘也忍不住表達偉論高見，又或者因某些問題爭論一場。

## 市民激情 盡情發放

與此同時，港九新界每一個有人的地方，都似在聯歡。有報道為證：

「【本報訊】等待了一百五十年的激情，在這一夜盡情發放。……從早到晚，在每一角落，全港市民都以各種各樣的形式歡慶這中華民族難忘的日子。計有綜合遊藝晚會、攝影展覽、粵曲欣賞會、園遊會、馬拉松舞蹈慈善嘉年華、京劇大匯演、團體操表演、的士高之夜、卡拉OK晚會等，香港中文大學、醫管局和香港遠程醫學協會更別出心裁，以一個名為『不落的太陽』的醫學會議來迎接回歸。」

「【本報訊】昨日在文化中心由「無線」主辦的《龍的光輝——香港回歸大匯演》和「亞視」在跑馬地舉辦的《萬眾同心大匯演》分別於八時零五分和八時四十五分開始。當時雖然正值大雨傾盆，但無論藝員還是觀眾，情緒依然高漲。……」

「【本報訊】為慶祝香港回歸祖國，昨晚維港兩岸舉行盛大煙花匯演，吸引大批市民往尖沙咀一帶觀賞。

昨天竟日有雨，但尖沙咀由下午開始，已見有人群聚攏，在海濱公園沿海傍道這個「最佳地點」，不少拍友早已攜備攝影器材及傘具，各施各法佔據有利位置，等候煙花盛放的時刻。」

回歸日的報章，越看越有興味，對照報道，回想當日，記憶越加清晰。例如這一則：「【本報訊】回歸盛事，八千中外傳媒記者採訪，本港傳媒報章更各出奇謀，加張加版加印，作出深入、詳盡報道。其中，本報在六月三十日晚上七時至七月一日晚上七時的二十四小時之內，一共出版了一次『正版』，四次『號外』；『正版』共七十一大張二百八十四版；『號外』每次一大張，四次共十六版，即共三百個版面，全日印數達一百萬份，全面、及時地為讀者報道了整個回歸盛況。當日報紙同時發行澳門以及內地十四個大城市及發往海外。」

## 七月一日 陽光燦爛

也許當時網絡新聞尚未普及，「號外」的確是快靚正！那天，我們跑到天樂里，為正在派發回歸「號外」的同事拍照，還打算幫忙派發。豈料未來得及按幾回快門，「號外」竟被情緒高漲的市民「搶」清光，一張也不留。大夥兒又蹦蹦跳跳、吵吵鬧鬧的回去待下一次「號外」。

抹去緊張的汗水，大夥兒輪流進膳，報館一律為員工買外賣，我們的「慶回歸大餐」不是「星州炒米」，就是「揚州炒飯」等茶餐廳出品。但圍在一堆邊說邊做邊寫邊看的吃着，粥粉麵飯比平日更覺「熱氣騰騰」，特別好味道。

撇開親歷其境的震撼，我發覺在報館工作，對當天發生的事情，就如在大本營一樣，一覽衆山小。這不，這邊廂，添馬艦港英政府的港督、查爾斯王子，站在即將返程的船舶上黯然神傷；那邊廂，立法會大樓有人跑上陽台，不捨得舊主遠去。市民自發到新界歡迎進駐的解放軍部隊，大雨中熱情更熾，如煙花在維港發放，特別燦爛。在電視台及時現場的直播中，親歷其境的場面，一個也不能少。

六月三十日晚，由黃昏到深夜，由小雨到滂沱，雨，是久逢甘露的灌溉，是盡興乾杯的醇酒，是送舊迎新的清泉。充滿歷史玩味的是，七月一日的早上，天朗氣清，艷陽猛照，一天都光晒，好一個充滿希望的回歸日。

本報記者 洪捷



▲餘暉盡矣。雨中添馬艦，象徵大英帝國威儀的儀仗兵行最後注目禮



▲已泛出黃點、《大公報》送贈的回歸紀念金牌，是我當年參與報道回歸新聞的記憶金牌



▲報館推出多次「號外」



▲採訪回歸活動的記者證



▲舞龍舞獅，耀武揚威

本報資料圖片

周日文化廣場



回歸十五周年紀念特刊